

女神的圆满，
靠自己成全

///
Depend on
oneself

张绛
著

张爱玲、林徽因、
夏梦、梅娘、
何香凝等



N E H S A N
D E Q U O Y
A N G C H E N
N A V U A K
G W N N V U A
N E H S A N

女神的 圆满， 靠自己 成全

张
绎
——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女神的圆满，靠自己成全 / 张绛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6. 10

ISBN 978-7-5552-4513-1

I. ①女…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0631号

书 名 女神的圆满，靠自己成全

著 者 张 绛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 琴

选题策划 杨 琴 易 超

封面设计 苏 涛

版式设计 刘丽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8.5

字 数 1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513-1

定 价 36.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目
录

第一章
民国文坛奇女子

- | | |
|-----|-------------------------------|
| 002 | 陈衡哲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 |
| 010 | 萧红
漂泊的灵魂 |
| 016 | 梅娘
所有的岁月如歌，都不那么缠绵悱恻 |
| 025 | 张爱玲
低到尘埃的深情 |
| 034 | 丁玲
命运多舛，四段婚姻 |
| 044 | 苏青
就想做个傲骨的美人书架 |
| 053 | 凌叔华
从云端到尘泥 |
| 061 | 林徽因
人间四月天上的纸鸢 |
| 069 | 余美颜
阅男三千，身体写作 |

第二章 民国影坛奇女子

- 082 **阮玲玉**
 究竟是人言可畏，还是人心可畏
- 090 **胡蝶**
 在绯闻中成长
- 096 **唐瑛**
 十里洋场一朵花
- 103 **孟小冬**
 一生唱尽了寂寞
- 113 **周璇**
 婉转动人金嗓子
- 120 **福芝芳**
 婚姻是场保卫战
- 129 **殷明珠**
 岁月深处的沉香
- 137 **盛爱颐**
 行走于优雅和彪悍之间的七小姐
- 146 **夏梦**
 金庸先生的梦中情人

第三章 民国画坛奇女子

154

潘素

素心人对素心花

162

陆小曼

情深命劫

173

王映霞

爱到荼蘼花事了

184

何香凝

一双大脚定姻缘

192

潘玉良

边塞峡江三更月，扬子江头万里心

201

孙多慈

慈悲之恋说难尽

第一章

民国文坛
奇女子

丁玲

苏青

张爱玲

梅娘

萧红

凌叔华

余美颜

陈衡哲

林徽因

陈衡哲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第一位女作家

世人都喜欢谈论命运，把自己的成功与失败、幸运与不幸都归结于命好或命不好。对于命运，世人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安命，第二种是怨命，第三种才是高超的、有价值的态度，那就是造命。我希望你造命，我相信你能造命，也相信你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表妹与我，算是同一宇宙中的两朵奇异姐妹花。表妹恨嫁，才二十五岁，便已翘首以待。但那相亲的男子多如牛毛，每每都不得要领。遇不得善缘，表妹屡屡要跟我倾吐。忧心忡忡，喋喋不休。仿佛找我倾诉，便可作是每日的“过屠门而大嚼”。这倒令我些许无奈。我比表妹这丫头大老几岁，一味埋头苦读，却从不曾理会所谓“江湖剩女”为何物，过自己的日子，自觉潇洒惬意自由自主，又何必心有余悸、惶惶终日？

大约她是过来找我寻慰藉的，而我心里却次次念想着一个非同寻常的真女子。表妹再次驾临，见我看书又欲考研，便咄咄道：“何苦？考上了一个，又要再考另外一个，不觉得浪费青春时光吗？”我便托出民国那已经二十五岁还要拒绝父母安排的与富二代的婚姻、成绩斐然的作家兼学者、近代才女之母陈衡哲来，以此来堵表妹的嘴，来提升她的心性。

陈衡哲，这位绝不向命运低头的伟岸女性引领了一个时代，她是集中国第一批女留学生之一、第一位女硕士、第一位白话文作家、第一位女大学教授为一身的“第一专业户”。杨绛先生撰文称她为“才子佳人兼在一身”，绝不是恭维的客气话。

自古以来，“学而仕之”是千古不变的道理。这些学习的人，多是家门贫寒子弟。如今真是反了，衔着金钥匙出身的人，反而更加勤奋。念叨着成功与失败，幸运与不幸，命或非命的，其实是一件更觉可怕的事。陈衡哲便是响当当的出身名门的超级学霸。

她的祖父陈嘉言为晚清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做过江南道监察御史、漳州知府，一向以李白的“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作座右铭，清正廉洁令人敬畏。她的父亲举人出身，长期在四川做官，擅长书法，常常教她《黄帝内经》《尔雅》等国学著作。她的母亲则是全省有名的女画家。尤其她的三舅庄蕴宽，更是时常把先进的西方思维传授给她，又请来有名的数学和卫生老师为她讲授。这让她积累了厚重的国学文化知识，又学习了西方文化，为她日后出国留学奠定了好的基础。

这位三舅长年在广西、广东做官，脑筋灵活，思想十分新潮。他佩服西洋的科技和文化，常将自己的见闻和感受讲给陈衡哲听，临到末尾总忘不了激励一下外甥女：“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应努力学习西洋女子的独立精神。”

三舅这话令她深受触动，她问道：“我怎样才能学得跟她们一样呢？”

庄蕴宽给出的答案是“进学校”。一个人，必须要胜过她的父母尊长，方能有出息。没有出息的人，才要跟着父母尊长的脚步亦步亦趋。

后来陈衡哲回忆道：“这类的话，在当时真可以说是思想革命，它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该是怎样的深刻！”

每见三舅一次，她要进入新学校读书的渴望就加深一层。久而久之，上学读书就成了她心里最高的理想。

三舅对外甥女的影响最大，一个关键就是理念。有一次，他对她说：“世人都喜欢谈论命运，把自己的成功与失败、幸运与不幸都归结于命好或命不好。对于命运，世人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安命，第二种是怨命，第三种才是高超的、有价值的态度，那就是造命。我希望你造命，我相信你能造命，也相信你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十三岁那年，陈衡哲便跟随三舅庄蕴宽来到广东，在这里，舅舅给她注入了不受传统“宿命观”束缚，要积极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观念。因此，这个大家闺秀既没有骄傲和娇气，也没有躺在祖产上坐吃山空，而是成了一个比堂姐更有知识的女性。

1911年冬，陈衡哲随舅母前往上海，考入了蔡元培等人创办的爱国女校，四年学习，使她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在上海的几年，她学会了照顾自己，更加独立而有主见了。

十八九岁时，绝大多数同龄女子都谈婚论嫁了。当时，陈衡哲的父亲写信叫女儿回成都，说为她定了一门亲事。陈衡哲不满父母为她安排的婚姻，尽管对方是个富二代，她也不愿向命运低头，而是逃离到了常熟大姑母陈德懿处。她在赵园里读书译文，到私塾教授国文、算术和英语，企盼着一个深造的机会。她的原因很简单：她不想结婚，也不愿结婚。面对事业、婚姻、情感的诸多选择，她感慨道：“一个女子的天才，若是逸出了家庭范围之外，则她的唯一出路就是独身主义。不幸，独身主义亦是一种违反人情的制度，可作为例外，不可作为常态。”

她的父亲气不打一处来，对她吼道：“我在衙门后面为你建一座庵堂，你准备孤守青灯吧！”

而这位大姑母也非等闲之辈，她鼓励陈衡哲做一个新女性，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此时，陈衡哲的心气便更高了，她想走向更广大的世界。

1914年，清华学堂面向全国招收留美女学生，考取者可以获得全额官费在美国留学五年。陈衡哲此时二十五岁，得到姑母的鼓励和支持，她请假两周，前往上海应试。凭着出色的英文成绩，陈衡哲以全国第二名的优秀成绩顺利考入了美国瓦沙女子大学，成为首批九名清华留美女学生的一员。在所有留学生中，她是唯一一个没有与亲人哭泣告别的人。这种性格，完整地体现了她倔强、独立又自强的精神。后来她又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西洋历史和西洋文学，并在那里取得了中国第一个女硕士学位。

在异国，陈衡哲眼界大开，不仅学到了知识，还认识了胡适和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任鸿隽等人。书籍和生活两方面的滋养，让她才情萌发。

1917年，陈衡哲以白话文写作，以“莎菲”为笔名发表了小说《一日》。小说描写了一个新生在美国女子学校一天的生活，引起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人士的关注和讨论。之前，没有一个女作家以白话文写小说，而她堪称是中国第一位白话文女作家，比鲁迅写作《狂人日记》还早了一年。

此时的她，风华正茂，激情四射。在世纪之交，风云突变之际，在胡适等人的影响下，聪敏的陈衡哲很快就拿起笔来，崭露头角，及时抓住了历史赋予她的这个机遇。她创作了《小雨点》等作品，发表在胡适主办的《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新文学运动的主要刊物上，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相对于作家身份，她更在意自己的学者身份。留学六年，陈衡哲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跟她同时期的女作家，比如冰心、凌叔华

等人，当时都是以文学创作为主，而她除了进行创作，还对学术有所研究。相比别人，她还多了一个著名女教授的身份。

她炽烈的感情，可以从中对话体散文《运河与扬子江》中看出。这首诗里，她通过两种相互对立的人生观，深刻地体现了她的“造命”思想。安命的大运河，以及奋斗不息的造命者扬子江，两者相对比，主题突出。而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实则就是她个人的生活奋斗的真实写照。“我的早年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标本，它揭示了危流之中一个生命的痛楚和喜悦。”

这篇《运河与扬子江》篇幅不大，却极具张力，催人奋进：
扬子江与运河相遇于十字路口。

河：你从哪里来？

江：我从蜀山来。

河：听说蜀山险峻，峭岩如壁，尖石如刀，你是怎样来的？

江：我是把它们凿穿了，打平了，奋斗着下来的。

河：真的吗？可怜的江！你又何苦奋斗呢？

江：何苦奋斗？我为的是要造命啊！

河：造命？我不懂。

江：你难道不曾造过命吗？

河：我的生命是人们给我的。

江：你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你的命，成也由人，毁也由人，我的命却是无人能毁的。

河：谁又要来毁我呢？

江：这个你可做不得主。

河：我不在乎那个。

江：最好最好。快乐的奴隶，固然比不得辛苦的主人，但总胜于怨尤的奴隶啊！再会了，河！我祝你永远心足，永远快乐！

于是扬子江与大运河作别，且唱且向东海流去……

陈衡哲的文学，语言优美，文风犀利，富有哲理和思想，而且见解独到，与一般的女作家、女学者不同，实乃旷世之才女。

1916年，胡适密友，《留美学生季报》主笔任鸿隽拿出两首五言绝句让胡适猜作者是谁。其一是《月》：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底。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其二是《风》：夜闻敲窗，起视月如水。万叶正乱飞，鸣飚落松蕊。这两首绝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颇有王维的真传。

胡适有考据癖，反复玩味这两首诗，再联想到任鸿隽爱慕陈衡哲，便得出结论：两诗妙绝！《风》诗我三人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则绝非吾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

这个答案果然满分。1917年10月，陈衡哲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人家说我发了痴》及白话剧本《老夫妻》，是中国现代女性在白话诗、白话剧本方面的最初尝试。开先河者没有创造力不行，没有直面批评的勇气也不行。

作家之外，陈衡哲更在意自己的学者身份。文学，是她年轻时的事业，而学术，则是她一生的事业。她非一般的才女，不会满足于单纯的文学创作，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女性，她更在意在学术上的成就。留学六年，陈衡哲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

出色的女性总少不了追求者。何况，当时的陈衡哲正值妙龄，才貌双全，加之个性率真，直言快语，是很多留学的中国男生追求的对象。

据说，当时追求最为热烈的就是胡适的朋友赵元任、任鸿隽还有

胡适本人。但陈衡哲以独身主义自称，所以这些人只能远观，不敢亵玩焉。于是，大家以朋友相交。

胡适当时有父母之命，已经与江冬秀订婚，母命难违，这令陈衡哲大为痛苦，据说当时她痛哭了一场。而任鸿隽对她一往情深，原本已经回国的他又远赴重洋第二次来到美国。陈衡哲被这隔着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所感动，放弃独身主义最后和他结了婚。

陈衡哲对胡适的爱慕，转化成了终生的友谊。结婚后的陈衡哲不顾外界的猜测，把胡适的一张照片放大了放到客厅里，她用“金坚玉洁”来形容这份友谊。胡适则为自己的女儿取名“素菲”，取自陈衡哲的笔名“莎菲”的谐音。陈衡哲说胡适是她一生的朋友，而胡适说陈衡哲是他最早的一个女同志。两人一直保持书信往来，谈论文学，鸿雁传情，两人的感情羡煞旁人。但这“三个朋友”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外界的捕风捉影而戛然而止，而是在文坛传出了一段佳话。

1920年9月，陈衡哲与任鸿隽结婚，蔡元培为证婚人，胡适做礼赞，特作诗《我们三个朋友》一首相赠：

雪全消了，春将到了，只是寒微如旧。

冷风怒号，万松狂啸，伴着我们三个朋友。

风稍歇了，人将别了——我们三个朋友。

寒流秃树，溪桥人语——此会何时重有。

同时赠了贺联一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颇有些戏谑的味道，由此可见，三个人的友情之佳。

婚后，陈衡哲把对胡适的一往情深深藏于心底，转化为友情，这样的结果恐怕比相忘于江湖更深慰人心。他们三个人能维持根深蒂固的友情，也实在难得。

婚后没多久，陈衡哲就怀孕了。怀孕的她不得不告别大学教授职位，回家做专职妇女。胡适看似未卜先知，却也劝诫无力。她在事业巅峰时刻，毅然为丈夫、孩子辞去了北大教授一职，专心在家相夫教子。她说：“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当家庭职业与社会职业不能兼时，则宁舍社会职责，而专心于家庭职责也。”在家里，她“独裁”“专断”，而丈夫任鸿隽则心无旁骛地钻研学问，乐享遐迩皆知的“怕老婆”美名。

值得玩味的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是三从四德的传统妇女，按说应该是贤妻良母，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她剽悍泼辣，河东狮吼之时，连胡适都双腿发软。

有人说，女人天生为爱而生，都是感性的动物。在这方面，谁都具备与生俱来的禀赋。如陈衡哲，一旦碰到了爱情，年少时再多的轻狂不羁都化作慈母深爱，牺牲再多，亦不足惜。而泼辣如江冬秀，虽然凶猛似虎，对待爱情，却也忠心耿耿、专一付出。女人一旦遇上爱情，花开云散，漫天云彩，只求恩爱非常、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其余一切，皆不重要。

在陈衡哲的精心照顾下，她的两女一子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长女以都，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任大学教授；长子以安，取得美国地理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任大学教授；次女以书，毕业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后回国照顾双亲，任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一家五口教授，真可谓书香满门。陈衡哲的人生可谓圆满！

女神的自我进化：

生活无须着急，先努力做好自己。最适合自己的幸福，不徐不疾，它终将会来到。

萧红

漂泊的灵魂

花开了，就像睡
醒了似的。鸟飞了，
就像在天上逛似的。
虫子叫了，就像虫子
在说话似的。要做什
么，就做什么。

跟陈衡哲的人生截然相反的另一个女子，就是萧红了。提及萧红，人们大多数会想到这些：感情上颠沛流离的女子、乱世弱女子、惊世骇俗的女子、贫困交加的女子……而所有用以形容她的词，似乎都是萎靡的、颓废的、凄冷的、寂寞的、萧条的。她的人生比烟花还寂寞，她笔下的故事也是满纸萧瑟、满篇悲凉。

《呼兰河传》中，她将少年的不谙世事与童心未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但是，一句“满天星光，满屋月光，人生何如，为何如此悲凉”瞬间又让人疼痛万分。原来，不谙世事前，无法体会命运的悲凉；童心未泯后，字里行间仍潜藏着天真。她的人生居然寂寞到只能在回味里找温情。

《生死场》简直更令人浑身发冷。人物的命运，如同北方寒冷的冬天一样残酷。她描写的那个瘫子，因为无人照料，下身长出蛆来。她将这种贫困交迫的痛感，描

写到了极致，甚至让人感觉一股扑面而来的疼痛。

她是一个从故乡逃离的人，却又以奇怪的笔调反复回望着那个地方。她的文字里，世故之中揉着天真，凄凉之中交织着欢乐。她把对世间所有的眷恋天真、不甘悲悯、寂寞痛楚通通写进了小说里。

三十一岁时，萧红因为香港庸医的误诊，不幸去世。凄美的一朵花，就此含恨凋谢了。

死之前，她不能说话，只能在纸上写着最后的遗言：“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的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有人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放在萧红身上一点不为过，一个“恨自己不是男人”的女人，一辈子却总在希望能依赖男人，而她期待的男人，却又个个都辜负了她。自相矛盾的她一辈子没能从男人身上迈过去，注定她不能获得一辈子的幸福；也有人说，她在弥留之际还盼望着萧军能过来救她，可对于一个精力、阅历、经验恰恰到了一定地步，正待喷薄而出的写作者来说，不能完成自己的‘半部红楼’，应该才是最大的遗憾吧。

萧红的寂寞冷，其实从她出生就是注定了的。

她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张廷举早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立高级师范学院，长期担任官吏。在他的身上，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同年，她的父亲另娶，对萧红冷漠无情，继母对她及弟弟感情一般，这些原因促使萧红走上了背叛地主家庭的道路。

上小学期间的萧红，被父亲逼婚，许配给呼兰区（今哈尔滨市呼兰区）驻军邦统汪廷兰之子汪恩甲。因为这件事，萧红被迫辍学。

其实，萧红对汪恩甲还是有好感的，在哈尔滨时，她还送他毛衣。